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躋雲樓 第二回 探慈母林內拾金囊

卻說賈慶長女兒雖死，翁婿相得依然如故。到了十月半間，忽把柳毅請到家裡去，問道：「賢婿連遭重喪，日用艱難不消說了。來歲還是在家靜坐？可願意出外走走？」柳毅答道：「小婿被詩書所誤，出外有何能乾？」慶長道：「我有個年伯，姓秦，名秉乾，是辰州盧溪縣人。他有字來，托我替他轉請先生，我意欲把賢婿薦去。與令堂相商，若叫賢婿去時，我以便寫回字給他。」柳毅道：「代為謀館，是岳丈的盛情。小婿斷不肯推家母，亦無容商議。」慶長道：「賢婿既然願意，我就寫字叫他家人帶去。」遂取筆硯，道：

茲承尊命，代謀西席。有小婿柳某，係上科孝廉；涉獵經史，精通詩賦；兼以人品端方，無愧師範。供饌外，但得束金六十，即便出門。老年伯如果中意，下啟行聘，務在歲前。餘言不宣，肅此上達。

賈慶長寫完了回字，把秦宅家人叫過，吩咐道：「你家老爺托我轉請先生，別人我俱不中意。這位柳翁，是我的門婿，係上科孝廉。學問、品行人所共仰。回去對你家老爺說，若願請時，請啟、聘金務於歲前送到。這是回字一封，明日帶去。」那家人得了回字，沒等次日，立刻就走了。慶長留下柳毅，談至日夕方回。

柳毅來到家中，向母親道：「今日蒙岳丈的大情，為孩兒薦館。明年衣食之資，庶有所出了。」莊氏道：「束金若干？」答道：「供饌外束脩六十兩。」莊氏道：「姓什麼？住在那裡？」答道：「姓秦，住在辰州盧溪縣。」莊氏道：「束金不少，路太長些。幸而我未甚老，你去也無妨的。」

卻說秦家家人回去，把賈慶長的回書呈上。秦鄉紳一看，甚喜。就寫一個請啟，封了六兩聘金，十一月初旬差人送到賈家來。賈慶長把柳毅請到家中，看了請啟，收了聘金，與來人說定：新正十八日來接。慶長留柳毅吃過午飯，才回家去。

莊氏問道：「你丈人請你，是說什麼？」柳毅答道：「館已定妥，這是聘金六兩，母親收去。」莊氏道：「設太雖係舌耕，關係一家生計，務要用心教學，使人束修才覺無愧。」柳毅道：「孩兒深悉，無煩母親囑付。」

且說過了元旦，就是燈節。到得十七日，秦宅差人來接，賈慶長來與柳毅說知。莊氏說道：「吾兒，你只管放心前去，斷勿以我為念！」賈慶長道：「賢婿去後，令堂大人我不時的叫你丈母過來照料。」程惠心聞知，也來向柳毅說道：「賢姪赴館，束脩稍不到時，令堂若缺少柴米，自管往我家去取。」柳毅俱為謝的。到得次早，同秦宅來人上路而去。

每日晚上，賈慶長著他夫人來與莊氏作伴。程家送過白米一石、柴兩千，莊氏甚是銜感。

卻說柳毅來到秦宅，秦鄉紳一見，甚覺如意。設席款待，擇吉上學。徒弟個個欽服，賓主十分相得。柳毅卻能授完功課，到底不懈。

卻說秦鄉紳有個幼妾，是從揚州買來的。其人水性過盛，嫌秦鄉紳衰老，慕柳毅妙年。他住的臥室，與書房只相隔壁，又有意要與柳毅私通，苦於無便可乘。到了十月初一，秦鄉紳同著他兒子往鄉中上墳，往來得三四天，這卻是個閒空。他做了情詩一首，著丫環送到柳毅齋中來。

柳毅接過展開一看，其詩云：

人生佳景有幾何？漫漫春日空蹉跎。
言約百年誰易望？相思半點須消磨。
坐懷不亂愚殊甚！花下纏綿趣自多。
精舍雖非幽會處，願效牛女渡銀河。

柳毅想道：「此人閨范不謹，久則必為所污。作速辭去，方不壞我人品。」當時把詩扯碎，力叱了丫環出去，緊把書房門閉住。

住了幾天，秦鄉紳回家。柳毅就寫了辭帖，立刻辭館。秦鄉紳不知何故，極力留道：「先生不必作謙！今歲未免有些簡褻，明年還要從厚。」柳毅答道：「屢蒙老先生盛情，甚覺討愧。且家母年高，時刻掛念。路途遙遠，往來探望甚不便宜。來歲之命斷不敢領。」秦鄉紳道：「先生既繫念高堂，弟亦不肯久留。但轉年就攜尊堂大人同來，亦無不可。務要先生如意，還求屈駕以全弟臉。」柳毅道：「老先生既如此留戀，回去再與家母商議。」秦鄉紳道：「弟仍有字給令岳，以候先生的回音。」

次日，設度給柳毅餞行。著小轎一乘、家人兩個，送柳毅回家。這盧溪到武陵，約有三百餘里。柳毅行了兩程，落在店裡。心下想著：「送到地頭，轎夫、家人尚須有些照應。不如就此叫他們回去罷！」遂吩咐那人道：「這離家只剩得一程，路子又甚好走，不勞你們再送了。這是盤纏一千，明早拿著回去罷！」那人得了盤纏，也等不到次早，就晚上合伙走了。

卻說柳毅念母情切，睡不多時，遂起身出店而去。這正是：

一往原係平坦路，不料反蹈險坡中。

柳毅上路，走不數里，路旁有個大林，樹木甚是稠密。忽從林內跑出一隻異獸來，坐在常道把柳毅截住，兩邊並無別路可轉。你道這獸是何形狀？

非虎非豹似駝形，兩目光員賽銅鈴。
前後五足參差列，一角特峙勞崢嶸。
項間長鬣下垂地，身上肉鞍天生成。
鹿蹄馬尾號神犴，專為孝子救災星。

柳毅見了這獸，心中害怕。欲走不能，欲退無路。央告道：「我乃解館而歸，因家中有七十的老母，不知如何盼望，所以走得這麼早。一時衝撞，萬乞開恩，放我過去罷！」那獸端然不動。又說道：「你要吃我，就任憑你吃罷了。」那獸把頭搖搖，走近前來，把柳毅的衣襟咬住，往林內直拉。柳毅道：「你要拉到襠裡邊去吃我嗎？我就跟你裡邊去。」那獸把柳毅拉到一個林角裡，有火一堆，還未滅盡，旁邊有個襠子。那獸把柳毅拉到襠子跟前方才撒口。

柳毅把襠子拾起來，掂了一掂，是四封銀子。想道：「此定係大盜所遺，拾去必來追趕。又且不義之財，斷不發家。」把襠子拋在地下，那獸使角挑起，仍舊送至柳毅手中。柳毅道：「你定住叫我拿著嗎？」那獸把頭點點。柳毅拿著襠子，那獸仍舊咬定柳毅的衣襟拉到原山路上去。雙膝伏在地下，不住的回頭看那肉鞍子。柳毅道：「是叫我騎著你嗎？」那獸把頭又點了兩點。柳毅把行李襠子擱在那獸身上，跨入鞍內坐定。提著項上長鬣，以代轡首。那獸起來，向前走去。走得最快，又甚安穩。

走到一座山前，忽從山後轉出兩個人來，手執長棒，向柳毅就打。那獸吼了一聲，騰空而起。一陣風響，一頓飯時間已到柳毅家門首。柳毅把行李襠子拿下來，那獸仍乘風而去。

柳毅把門一敲，裡面莊氏問道：「天還未明，你是何人，敢叩吾門？」答道：「孩兒柳毅回來了！母親起來開門！」莊氏懂的是兒的聲音，向賈夫人道：「是你女婿回家了！」起來點上燈，出去開了門。柳毅進來，放下行李，恭拜母親，並拜了岳母。莊氏問道：「吾兒，你如何來得這麼早？」答道：「孩兒幸蒙異獸相送，所以一日之程片刻即到。」遂把路上之事向母親說了，將銀子全交給母親。莊氏驚喜天地，焚香拜謝了一番。方才天明，賈夫人回家而去。

賈慶長聽說女婿解館而歸，就來看望。問道：「賢婿，來年之局可說就否？」柳毅道：「秦先生留之甚諄，小婿辭之甚力。倘或再有字來，煩吾丈替我辭煞罷！」到底並不明言其故。慶長道：「主意拿自賢婿，相推卻是不難。」

到了次歲，秦鄉紳又差人來請柳毅，賈慶長代為辭開。

卻說柳毅得了四封銀子，急欲尋一妻室奉侍母親。左說右說，總不能妥，只得按下。不題。

柳毅就在本莊上合了一個伙計，叫做顧有己，販些雜貨，在馬家口集上開鋪，言明除本分利。不料那人是個拐子，做了半年生意，卻也賺錢。忽一日，顧有己從集上回來，向柳毅說道：「俺丈母死了，叫賤荆娘家走去。我還得給他照料幾天，才能上集。一切貨物，俱在鋪裡屯著哩！」

柳毅信以為真，不知那人早已賣了銀子，下入腰櫃，晚上領著他女人往河南去了。住有半月，並不見他回來。著人去問他丈人，他丈人道：「賤荆並未曾死，女兒也並沒回家。這未必不是顧有己設計坑你，何不上集去盤貨物？」柳毅聽說，到了集上一看，才知他貨俱變訖，領著家小，上別處跑了。

柳毅回來，一場暗惱。身著大病，請人吃藥，又把銀子花了有三十兩，方才起得身來。剩下七十兩銀子，莊氏收在櫃裡，再不肯拿出來使了。

時當六月天氣，柳毅往遠處行禮，被大雨所隔，晚上沒得回家。莊氏無人作伴，獨自睡去。到得半夜，忽有大盜進院。明火執仗，開了屋門。走到牀前，把莊氏捆住，說道：「你兒子拾俺銀子四封，作速拿出給俺！不給，定要你命！」莊氏道：「銀子四封，委實有的。小兒不善識人，被伙計顧有己坑去一百，人所共知。剩下一百，小兒害病耗費了三十兩，其餘只剩銀子七十兩整，現在櫃中，任你拿去。我與你無仇，萬勿害我性命！」那賊道：「看你家這般寒苦，使出去的斷難倒回！」就開了櫃，取出銀子一包。把莊氏放了，哄然跳牆而出。

次日，柳毅回來。莊氏向他告訴。柳毅長歎了幾聲，因作詩一首以寄慨，云：

算來豐約不由人，休把遭逢太認真！

端木結駟難誇富，原思環堵詎厭貧？

財非應有終須散，福不能享反累身。

爨火久虛總是命，寧甘淡泊受艱辛。

話說柳毅所得銀子四封，俱經化散。欲待回頭教學，一時誰家來請？欲求程惠心幫助罷，自覺絮煩，難以開口。仍落得母子兩個依舊賣草鞋為生。

一日，柳毅在南羅鎮上賣鞋。見一個行客，站在店門口前，問道：「你這草鞋，要多少錢一雙。」柳毅答道：「要二錢一雙。」那人道：「三百不也罷了！」柳毅道：「實不勾本，暫當發市，就賣雙給你。」那人把柳毅仔細一看，問道：「尊兄，你不是個賣草的人，如何做這樣生意？」柳毅道：「事出無奈，故而如此。」那人道：「看尊兄，好像個發過身的。」柳毅道：「身雖發過，無濟於貧。」那人問道：「兄是那科的？」柳毅答道：「是上科的。」那人道：「弟也是上科的。這等說，咱兩個係大同年了。」

那人就把柳毅讓到店裡，坐下。問道：「年兄是那裡人？」柳毅答道：「弟賤姓柳，是朗州府武陵縣人，住在梅花村內。」柳毅問那人道：「年兄籍貫何處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弟姓商，名璉，是廉州府合浦縣人，住在昌平集上。」那人問柳毅道：「年兄家中還有何人？」答道：「還有家母，已高年了。」

那人道：「你我既係同年，不啻兄弟。相兄儀表，日後定不以一標終局。目下如此顛沛，弟實代為痛心。別無可贈，暫助白銀二十五兩，以為柴米茶果之資。」柳毅不受，那人不准。柳毅無可奈何，只得收訖。彼此寫了籍貫，敘了齒錄。柳毅再三致謝而回。

來到家裡，莊氏見柳毅有二十多兩銀子，問其來由，說道：「這是天無絕人之路，我兒以此作本，買些筆墨紙張，外邊遊學去罷！勿坐視山空，再像從前。」柳毅答道：「孩兒亦想要這樣。」

但不知柳毅在外遊學如何，下回分解。